

给母亲洗头

王 梁

母亲老了，她的头发也老了。

从我记事起，母亲从来就留着一头及腰长发。小时候经常摆弄母亲那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很好奇为什么会这么长、会不会再长。她洗头和我们一样，一块毛巾、一个脸盆自己就能解决，不过想来应该要费事一些，夏天时应该也特别闷热吧。有亲朋好友劝她把头发剪短，甚至有做头发生意的外地人找上门收购母亲的长发，母亲坚决不肯，据说算命瞎子曾经跟她讲过这头发差不多是她的护身符，不能动，动了要折损寿命。

随着年岁增长，母亲的长辫由粗黑油亮慢慢变得稀疏干枯，也比原先短了好几厘米。最糟糕的是，近年来她手脚不太灵活，梳个头都吃力得紧，自己洗头更是无从下手，时间一久，可以想见该有多汗腻瘙痒。有些时候我在看不下去了，就在家烧了开水给她洗一次，母亲听话地坐在小板凳上，前面放一张四方凳，上面搁脸盆，母亲低着头任

我搓洗她的头发，抓挠她的头皮。母亲真的老了，头发花白似枯草，仿佛稍一用力就会连根拔起，湿发贴住头皮，显得母亲的脑袋很小、很薄，母亲以前可称得上胖子，脸圆圆的。

水换了一道又一道，看起来还是没彻底洗干净。这种洗头方式相当费力，水还淋淋漓漓，钻进母亲的耳朵或是弄湿衣领，自己心里多少还感觉有些别扭。一直也寻思找个能洗头的地，村子附近根本就没有理发店，即便有，多半也会嫌弃拒绝。

去年年底老家的电视接收器坏了，我陪母亲去镇上买新的。在老街侧巷的一家修理店里看完货品出来，瞥见了斜对面有一家叫“一剪美”的理发店。我犹豫了一下，让母亲等我片刻，走过去拉开移门，小心翼翼地问理发店老板：“能给我妈洗个头吗？她年纪大，头发也很长。”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转身告诉母亲去店里洗头，母亲起先不肯，经不起我劝说和拉扯，终于顺从了。

母亲估计是第一次进入这种看上去有些洋气的理发店，稍显手足无措。其实这家店在城镇算

比较老式土气了，店面也局促，里里外外就店主一人操持，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相貌和穿着一样的普通，外地口音，语速慢柔，透着老实和善。我正是冲着这些才临时起意让母亲进来的，换作那些装修时尚新潮、由一带打扮光鲜亮丽的年轻人流水作业的美容美发厅，估计他们会嫌母亲的老和土，鄙夷或厌烦的眼光会令我们母子俩浑身不自在。

理发师把母亲那头蓬乱干枯的长发解开、理顺。又扶着母亲躺上了洗头床，温热的水浸湿了久未洗濯的头发，理发师上了洗发露，用手轻轻抓搓，母亲闭着眼睛，明显享受到了这种洗头方式带来的舒服。我又请求理发师：“给我妈多洗一道，头皮上抓重一点。”店主含笑应诺。洗净后，店主打开吹风机吹干水分，最后还索性给母亲编好了辫子，插进发夹。虽然用她的话说这不是她必须干的话。看着经过拾掇后容光焕发、神清气爽的母亲，我连声道谢，母亲也真诚地说：“这位师傅很和气。”是啊，从进了店门之后母亲和理发师一直在用生硬的普通话问长问短，古稀之年的她难得有这样的小辈那样可

以开心惬意地聊上一阵子的。

之后每次回家，我都要陪着母亲去“一剪梅”洗头，大家见了面竟然有些熟稔亲切了。每次洗完头，母亲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岁。付钱的时候店主少收了5元，说第一次的价格是因为快过年了。“真是实诚人，”我和母亲心里想着，又向她道了谢，大家都客客气气地再见了。

这次国庆长假，我陪着母亲又去到镇上，没想到理发店因老城改造搬迁了，循着门上留下的告示，辗转在另一条巷子找到了招牌依旧的“一剪美”，理发师傅立马放下手头正与几个姐妹在耍玩解闷的扑克牌，热情在我母亲头上忙活开来，并不时与我母亲聊上些什么，母亲少见的笑逐颜开，看得出来她真是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她是多么需要常常有人陪她说说话、解解闷。我还看到了理发师的老母亲，比我母亲大三岁，但身子骨明显要硬朗很多，还能帮着洗菜烧饭，照着孙辈，她跟我母亲也很谈得来。也许我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吧，向人示好、与人为善是我们的生存法则，我们不会看不起贫苦低贱，最怕别人对我们的不屑和冷漠。

洗完头，母亲看上去又像年轻了十岁。出了巷子，回头望望这并不起眼的小店，想着下一个假期还要陪母亲来洗头，不禁生出些许期待，也祝愿店主生意兴隆，把小店长久的开办下去。

那夜的星空

悦 心

那夜，自 PULLMAN 酒店大堂出来，不经意仰头，看到天幕一片闪亮，以为眼花，定睛确认真的是繁星一片，瞬间被震撼。我拉着不算多的行李，一路望天一路惊叹，不再管脚下的路，幸而路上没有台阶，不然准得磕绊。

那晚住的是一路行程中最精致的房间，可算是风情万种的小别墅。看到路边的门牌号，再折入小径，这才见到简约的木门，小径边上尽是娉婷的小竹。

扔下行李，按捺住雀跃的心脏，竟一时恍惚在屋中央。是哦，屋里没星空，我得出去。于是在群里面问：有一起看星星的吗？其实根本没顾得上回应，揣上房卡与手机就把自己晾在星空下。

夜，很静谧。路灯在这般星空下显得特别昏暗，偶尔有人影擦肩而过，带动凝滞的风，顷刻又静止。心，突然空寂。

夜空中，有几颗低悬的硕大的星辰，炫耀着凌厉的光芒，映射着遥远天幕中密集的繁星。想确定一个行走的方向，却一时惘然，于是在一个别墅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仰望那令我惊奇不已的星空。

那刻，清冷无比。至今回忆起来仍能咀嚼到寂寥和空灵的余味。在美轮美奂的星空下，在寂寥的台阶上，我曾经拥着薄凉的夜风，一个人解读着神秘的星空。

当群里有人回复时，我已随着星光的引领漫步在网球场上。好静的我，那刻脚底生风，绕着球场一圈又一圈，还是停不下来。当最近再次聆听理查德·克兰德曼的《星空》，才蓦然回神，那夜，我的手机音乐放的应该是它，而不是爱尔兰风笛。不过，那时的音乐，是为驱逐心底略微的害怕。

回去，在屋外竹林掩蔽的小庭院，再看一隅星辰，竟有那么片刻的暖意，它很近，近得就在竹枝上，仿佛一踏脚就能触碰到。而我，宁愿在不远不近处，安静地仰望。

早就想写那夜的星空，因回来事务繁杂疲于应付，夜里得闲，周身的细胞却在纷杂状态。两天前，偶尔读到一篇文字，再次触及深刻的记忆。想着再不写，记忆可能会淡去。

人之一生，遇到的人，看到的景，如果正好契合你的喜欢，实属不易。如果又触及你的灵魂，那么岂是难得可以形容的。至少，那夜的星空，是最震撼我灵魂的景致，它展现的不是美，而是属于自然的最神秘最幽远的彼岸。

小离别

崔海波

最近电视连续剧《小离别》非常红火，讲的是留学生的故事。这期间，我家女儿也恰好与我小离别，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交流学习一个月。

美国和中国的时差正好是日夜颠倒。每天早上起床后，我发微信过去的第一句是：“晚饭吃了么？”下班回家，坐下来要吃晚饭的时候，又发过去一句：“起床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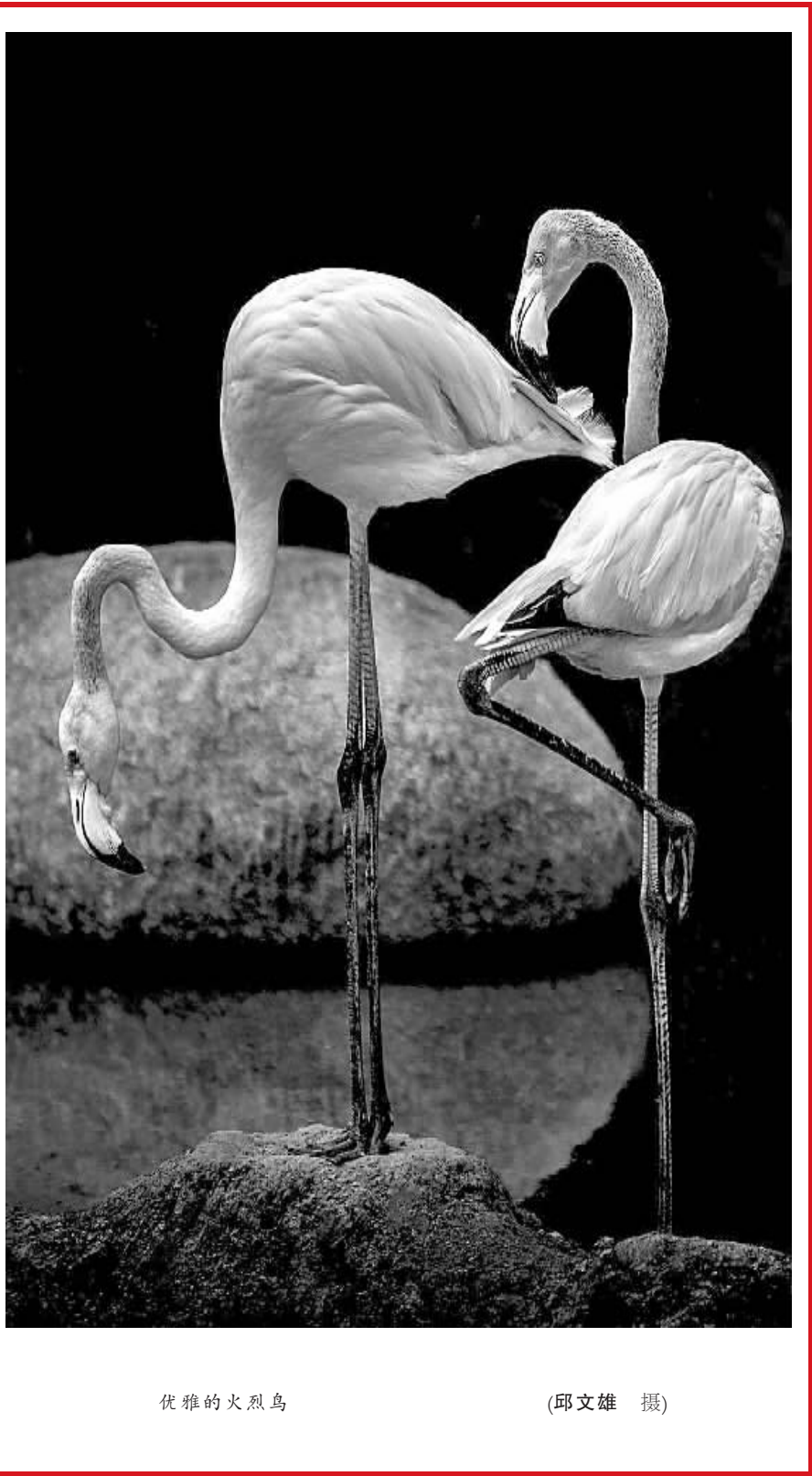
以前女儿的微信朋友圈对我是屏蔽的，出国后总算懂事了点，对我解禁了，我得以了解她在海外生活的一鳞半爪。问题是她发的微文有的是纯英语的，有的句子里中英文随机切换，有的即使全是用中文写的，也让我看得一头雾水。某日她发了一张图，是几个同学围坐在一起吃喝聊天，配上一行文字：大课后的小爬梯。小爬梯是什么意思？一直来，我对自己的语言感悟能力还是比较自信的，这会儿怎么也捉摸不透，“爬梯、爬梯”地念了好几遍才恍然大悟，party，聚会的意思。有一天中午十二点多，见她在微信上发了一条音频，点开来一听，她正在地球的另一边“全民 K 歌”。这会儿美国不正是深更半夜么，怎么还如此疯癫？想提醒她该睡觉了，又怕她一不高兴把我给屏蔽掉，想来想去还是算了。

女儿入住的是国际生公寓，一人一小间。某日微信聊天的时候，她兴奋地跟我视频对话，说是参加了德国文化节，收到了水壶等小礼物，说罢还一一展示给我看。我见她身后的桌子上，东西放得凌乱不堪，说，你拍一个房间的全景给我看看。她不好意思了，赶紧说，我会整理的，等会儿就整理。不知她有没有说话算数。

九月份的最后一周是宾大国际生公寓的欢迎周，学校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迎新活动，有烛光晚餐、观看棒球赛、舞会等。某天，女儿在微信里告诉我，星期三晚上，每个留学生要做一个拿手好菜给大家吃，还要评比，第一名有现金奖励的。我家女儿从小到大，只在今年暑假给我煮过一碗饺子，且那饺子是超市里买来的速冻货。我说：“你怎么办呢？赶紧上网学一个菜。”她坦然地回答说：“我就负责吃。”

宾夕法尼亚大学位于美国东部城市费城，距离纽约才两小时的车程。某日，她发给我一张行程表，说是双休日有纽约二日游活动，费用 2500 元，要不要报名？我说要啊，去看看时代广场、帝国大厦、中央公园，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然而她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不参加。问她为什么，回答说，才两天时间，走马观花，没啥意思。当然她这两天也没闲着，和同学一起徒步费城深度游，其中一天从学校一直走到哈勃港，归途中，还在意大利移民区逛菜场，走得双腿发软，说是收获很大。孩子长大了，她有自己探索世界的方式。

今天晚上与女儿微信交流结束后，看到家长群里有人转发一则消息，说是某地一大学生在火车站被骗经历，我赶紧把这篇文章转发给女儿，出门在外，安全第一。



优雅的火烈鸟

(邱文雄 摄)

遇见另一个我

陈 峰

骑上车的那一刻，身心完全放松了，尽管已是晚上九点半了，我自己说，有时候就需要一点点任性，才会享受到不一样的快乐。

一直觉得心里住着另一个我，大多数时候，她悄然昏睡着，时机成熟了，就会蹿出来，不由分说帮我作出决定。

去泰国旅行，月亮岛有玩拖伞项目，同行的五个姐妹眉头直皱，说太危险了，而我好奇不已。虽然我也害怕，害怕从天上掉下来，但心里却想，如果有危险，干吗还有人去玩，不怕死吗？对啊，我是在玩拖伞，又不是拖伞玩我，大不了两眼一闭。另一个我终于说服了庸常规整的我。我飞上了天，这是多么美妙的一次生命体验，起飞的那一刻，心跳出了胸膛，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激动，胆小的我在天上，时时刻刻都在喊叫，就像我在漂流的时候，时刻需要用喊叫来稀释心里的恐惧，也需要用喊叫来宣告来之不易的快乐，池莉的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我想这是属于女性的生命表达。太享受这次飞翔了，如果没有玩拖伞，泰国实在是太不好玩了。

最近工作特忙，特忙的工作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去维持，所以骑车锻炼，顺便排解压力，一般都在晚饭后半小时进行。没想到今晚外面吃饭，饭后又参加了一个沙龙，一来二去，时间到了晚上九点半，很想放弃锻炼，心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坚持：去骑吧，说不定有收获。

骑车的时候听听歌，是我另外的小爱好，对着喜欢的单曲循环，养耳朵又养心灵。赵鹏的《一生守候》，梦吃一样的低音，仿佛就在耳边娓娓道来，淡淡的钢琴声流水一

样流淌着，天边的月亮已经缺了一角，风已有了冷感，毕竟过了中秋。

昏黄的路灯，两边田地的庄稼影影绰绰，认得出这是稻子，这是茭白，这是残荷，这是玉米，它们都睡着了吧，在做梦了吧，在努力着茁壮成长吧。一阵风吹过，庄稼摇来晃去，摇来晃去，是不是又醒了过来？会不会有抱怨？

“你知道这一生，我只为你执着
管别人心怎么想，眼怎么看，话怎么说么？”

你知道这一生，我只为你守候
我对你情那么深，意那么浓，爱那么多么？”

等待着你，等待你轻轻拉我的手
陪着我长长的路慢慢走
一直到天长地久。”

我喜欢歌词里淡淡的率性和浓浓的真情，管别人心怎么想，眼怎么看，话怎么说。是啊，人常常为所谓的规矩束缚着，所以一个人的心里想必会住着另一个我，记得伍佰有首歌叫《突然的自我》，一时想不起其中的歌词，想来也有这种意思在里面吧。

工作的繁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便幻想着要休假，最好休假一年，把以前所有错过的事不敢做的事都付诸行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有何不可呢？也许，另一个我又开始蠢蠢欲动，帮我擅作主张了，那我就做个顺水人情，好啊，好啊，我支持，我支持。

相期四叶草

徐全荣

寻寻觅觅
洒落了一地时光
不经意间
深秋的落叶已叩响脚的行程
而心
还滞留在流逝的春汛

阑珊深处
在清浅之涓
那悠扬的秋蝉
闪烁着幸运草之灵光
在亭榭的琴声外脉脉生辉
皎洁的月光
辉映出心形的四叶
恬静而安然的夜晚
镌刻心灵之上

你涉千里烟波
历尽万道沟壑与风霜
细梳二季流光
头戴一片落花飞红

叶粘风尘尘土
比芙蓉纯洁，比牡丹高贵
娉婷兮
出落于我的眼帘之外

来自女娲苑的仙草
只降百年一遭
怀揣凡人痴心的追求
手捧瑶台锦球，敛笑凝眸
楼下人头攒动
空中挥舞的
是无数双欲望之手
万千人中谁中谁的头

虽已醒悟于蝶梦之外
菊篱之东
清秋的悸动也会激起洛水春波
五百年前的回头一望
注定了千年祈盼
尘世中匆忙的身影
牵开了我过往的流年
佛说
已轮回了三生风情
合上掌，莫说舍弃和流连

想念猪油拌饭

柴 隆

脑海里，可否有一碗饭，会使人触景生情，黯然销魂？如果有，可曾是童年记忆中的猪油拌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紧缺，买肉需要凭票。大家伙儿的肚子里都缺少油水。买一斤肉吧，最多能吃两三餐，而一斤板油熬出的猪油，连带炒菜、下阳春面、拌米饭，几乎能吃上一礼拜。板油，包裹内脏连成一片的那一层脂肪，出油率极高；肥肉是两码事，属皮下脂肪，也能炼制猪油，但冷却后颜色偏黄，出油率和色泽都不及板油，所以很多人都攒着肉票买板油。

我还依稀记得，家人排了好久的队，好不容易将板油买回

来，连忙捅开煤球炉，支起铁锅开始熬猪油。不久，猪油的香气会遍及整个弄堂的每个角落。左邻右舍，主妇们都会探出头来，投来羡慕的眼光，啧啧不已。

熬猪油，须先将板油略微清洗一下，摘去血丝，然后置案板上切成均匀的小块儿。有的人家为求出油多，还会在热锅里添少量清水，然后加入板油丁，几分钟后就能出油。这时候，人不能离开煤炉，得看着它，还要时不时地翻动，在熬制过程中也可以用铲子压一下板油，加快出油速度。当板油变成金黄色，缩成油渣浮在油的表面，板油就炼制好了，倒进白瓷缸里，待其慢慢冷却后，就是一碗一碗光润、洁白的凝脂。

呵，那热气腾腾的猪油渣岂能轻易错过！往往还没凉透就塞入嘴里，细细嚼。在咬碎的那一瞬

间，油花在嘴中“爆炸”，迫不及待地绽放开来，松软可口，满口香。性急之人，舌头往往会被灼烫起泡，猪油渣炒青菜、油渣芋艿羹绝对是当年的美食。

上世纪 70 年代，调味品不像如今这般齐全，但绝对吃得安全放心。酱油是本地黄豆天然酿造的，黑里透着红，三伏天还会长白毛，不像现在的工业酱油，放上两年也安然无恙。想必城市长大的孩子，差不多都有过打酱油的经历，拿着个玻璃瓶去小店里打散装的酱油，以前的酱油好比如今的味精，真叫一个鲜啊！回家路上，还时不时地，不忘嘟起嘴舔舔瓶口。

灶台上的米饭焐熟，飘来阵阵米香，揭开锅盖，盛一勺热腾腾的白米饭放在碗内。端起饭碗走到碗橱前，揭开猪油盖碗，用筷子搅上一坨猪油放进饭里，拿起酱油瓶倒

上几滴酱油，用筷子拌匀。刚煮熟的米粒晶莹剔透，稻香扑鼻，久旱逢甘霖，遂被油脂滋润得油光水滑，随着搅拌，筷子上的猪油渐渐融化在饭粒中，更觉剔透，加点碧绿的葱花儿，一碗美味的猪油拌饭就告成。米粒沾了融化的猪油和酱油的棕红色，油光透亮，又有葱绿，泛着诱人的光泽。一时间，饭香、油香、酱油香、葱花香……这滋味怎一个“香”字了得？

倘若有一碗猪油拌饭，也不需要其他菜肴，端着饭碗在老墙门里边吃边走，毫无羁绊，一路吃去，一路是猪油拌饭的飘香；抑或是全家围坐在 25 瓦的灯光下，我们没了往日叽叽喳喳的插嘴，换做大口大口地扒饭。一番狼吞虎咽后，还觉得吃不够。那一碗碗猪油拌饭，让人在清贫与艰难中，对生活燃起了一个又一个希望。猪油拌饭式的简单纯粹，营造了普罗大众无法抵抗的、直抵内心的温暖。

30 多年前，能吃上一碗猪油拌饭，你会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大抵如此。